

走着走着 年就来了

家在心头

郑玄

故乡温暖的冰雪
覆盖了累积在心底的世态炎凉
漂泊教会了我“扶摇直上九万里”
那珍贵的滚烫
时间玩起了捉迷藏
倏忽间，又开始了年根底下的各种匆忙
微信视频里亲人的笑脸让远方不再是远方
黑土地过年的饺子
治得好游子烙印的隐隐之痛
蘸着醋，咬一口大蒜
为思乡的眼泪找到最好的借口
万里之遥
我无法亲吻那条生我养我的黑龙，
就把祝福和牵挂铺在张灯结彩的深南大道
再痛饮一杯陈年的，
原来，家，就在心头

春节

龚玉红

岁月的年轮从不停歇

拽着光阴的衣角
在这最后一个月里
迎接一个名叫“春节”的日子
说不尽的乡愁
寄予一张回家的车票
一些不忍说出的话语
搁在心里从年头藏到年尾
走着走着，年来了
仿佛桌上沉默不语的台历
它悄无声息地等你翻过
一页又一页
待你发现 已然又是一年
像极了回家的火车
一觉醒来就到站了
那些流逝的光阴呀
却一直在路上
走着走着年就来了
爱着爱着日子就暖了

回家看妈妈

江克线

寒风伴着雪花
年的足音清晰可闻
妈妈，我即将回家
故乡的小河是否冰封
两岸的杨柳是否消瘦

我童年放飞风筝的麦田
是否绿浪依旧
村子里桃花杏花梨花
是否等待我归来的消息
这世间，只因有人等候
千山万水也只是寻常烟云
妈妈，感谢您赐予我青春热血
以万丈豪情跃马神州
山河似锦，时光如绸
总有我写不尽的诗篇
妈妈
经年的负累已压垮了您的身体
颤颤巍巍再也扛不起柴米油盐
妈妈，歇歇吧
就像夕阳一样宁静而从容
再过几天，我就到家了
我回家，是给您最好的礼物
您平安，是我新年最大的祝愿

过年

吴春丽

年，有一种超级推动力
激发，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
你会想到，准备好礼物送给自己
心心念念的亲朋好友
相聚一堂，



责编 李宁豫 美编 邴婧姝
组版 邓湘玉 校对 韩 啸

听一帮熟人说说新鲜事
偶尔，炮声响起火花助力过年气氛
四处都是闹腾，你很容易升起感动
你会顺势展望未来，产生新宏图
你也会回忆过去，请成果出来见证
层层火花交相辉映，
你要快点伸出双手
接住新年的大方奖赏
在外打工一年，你已悟出生活要领
日子要怎么过才能有收获
先从平凡入手，
多握住陌生的事物
所谓熟悉，都是由时间来成全
而成长，更是由时间来浇灌
你会笑着，
给亲人说出真诚祝福
才情，机智，人情，往来
在此时轮番上阵
储备良久的愿望，
在现实中走入理想状态

回味人生

每个人都免不了体会离别之痛。
从父母的怀抱涌入社会之后，这种痛日益沉重。第一次离开家，我只有16岁。我说了再见，转身就走。父母说，去吧，注意安全。我不再回音。

那以后，我和父母说的每一次“再见”，都像从前那些离开家门奔赴学校时说的一样。在父母眼里，16岁的我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少离愁，有的，只是被放飞的快乐。

其实，那时候的我，内心里是乌云密布的，既怕茫茫的前程，也怕未知的日子。但表面上，我装作风轻云淡。这一“装”，就是许多年。在父母眼里，我从来没有离别的不舍。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隐藏情绪。

6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老父亲的电话。他说，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你回来几天……从4月初就计划回乡，但一拖再拖。接到老父亲的这通电话，我实在不能拖了，赶紧买了高铁票，在父亲节当天回到家。

听说我要回家，父亲到街上买了半边排骨，他还特别交待卖猪肉的，“你帮我分成几份，回家放冰箱里，我小儿回来了，要住上一周。”我回到家之后，父亲拉着我的手，打开冰箱给我看，“这里的排骨你要吃完才能走啊……”我拨弄了一下，“你买这么多……那中午就红烧一个吧！用柴火灶……”于是，父亲忙着去准备柴火，母亲开始洗锅……在我炖排骨的时间，母亲到门

离别

李玉

前的菜园里割了一把韭菜，嗑上一个大鹅蛋给我做菜煎饼……一切都像午夜梦回时那样。我却在看到父亲蹒跚的背影时，看到母亲已经弓起的后背时，悄悄流出了眼泪。我都不能坦然面对自己已老的事实，又如何接受日渐衰老的双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此，父母可能已经习惯了他们慢慢放缓的生活节奏，可是我看在眼里，痛到无法呼吸。

第三天中午，同学来接我去吃饭，我悄悄收拾妥了行李。已经准备离开了，但却没有当面道别的勇气。我和父母说，我先去同学那边玩两天，然后再回来。同学的车到了，我把行李箱装上后备箱。

母亲跑过来问我，“你不是说过两天还回来吗？怎么行李都拿走了……”父亲看着我，回头数落母亲，“你管那么多干嘛？”又看向我，“注意安全。”

一切还像许多年前一样，只是，如今的我，不再是那个留着郭富城一样发型的青春少年。

“走了，你们在家里好好的。”我没有望向父母，只是摇下车窗玻璃，对着他们说了一句。然后对同学说，“我们走。”因为相信还会相见，所以，我把每一次离别都不当回事。

但也只有自己知道，年龄越大，装得越辛苦。

因为，我和80多岁的父母，终有一天，会再也不见。最难过的是，明明知道那一天早晚会的来，但我没有任何办法。

离开家的第二天，我给父亲打电

话，说我有事提前回了深圳，就不再回家了。父亲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你不回来了，家里的排骨怎么办？又买了那么多西瓜……”我到家的那个下午，父亲就到附近的瓜地里买了四个大西瓜。当天下午就切开了其中一个，皮薄肉红，让我忍不住赞叹了一番。父亲却好像得到了鼓励，在我午休的时候，又去买了几个……

“你给我们的钱，你妈也说了，不能要，要给你……”父亲一直担心我在外面的生活，还打电话问过我，不上班靠什么生活。这样的话，也只有父母才会担心的吧？更多的人，不希望你活成他们的负担，但又怕你飞得太高，挡住了他人的光芒。只有父母，会关心你累不累，会担心你有没有饭吃。

每次回来，我还会象征性给他们一些钱，他们每次都说不需要。在我离开之前，我把钱放在了餐桌的一个汤盆下面。

“你们的土地流转金，每年也有好几千块，这好些年了，都该给你的……”父亲旧事重提。“不用给我们了，就当是孝敬你和妈妈了。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父亲几次提出要把那些钱给我，我都没接受。

“你给妈妈说一下，我就不回去了，回到深圳，再给你打电话。”我把话题拉回来。

“好吧。”父亲说完，极快地挂了电话。就像我每一次离家那样，决绝得头也不回。

翰墨自在

墨竹

作者：祁路军

